

《吳子兵法》之研析與時代啟示

助理教授 謝游麟

提 要

吳起具強國安邦的軍政才能，通曉兵家、法家、儒家三家思想，其所著之《吳子兵法》繼承與發展了《孫子兵法》的軍事思想，反映出戰國時期的戰爭規律與特點，受到後世兵家的重視。這部兵書的重要思想表現在經國治軍、戰爭觀、軍隊建設及用兵等四個面向：關於經國治軍，吳起提出「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」的國家戰略，並要求國家與軍隊各階層必須團結和諧，才能獲得戰爭勝利；在戰爭觀方面，闡述了戰爭的起因與性質，並強調備戰、速勝對於國家的重要性；在軍隊建設方面，吳起主張「兵不在寡眾，以治為勝」、「教戒為先」及將領應要有「總文武，兼剛柔」的素質；用兵思想主要有「知彼知己」、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」、「因形用權」等。

關鍵詞：吳起、吳子兵法、教戒為先、因形用權、以治為勝

前 言

《吳子兵法》(以下簡稱《吳子》)是我國古代著名兵書，《武經七書》之一，為戰國初期吳起所著。¹後世將孫子和吳起連稱「孫吳」，並把《孫子兵法》(以下簡稱《孫子》)與《吳子兵法》合稱《孫吳兵法》，兩者非常受到歷代政治家、軍事家們的重視。例如，《韓非子·五蠹篇》說：「境內皆言兵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。」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說：「世俗所稱師旅，皆道《孫子十三篇》，《吳起兵法》，世多有。」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說：「曹操行

軍用師，大較依孫、吳兵法。」由此可見，孫、吳之地位不相上下，其著作亦同樣受到尊重。但後世對於兩者之研究文獻卻不成比例，研究《孫子》者汗牛充棟，不計其數，而研究《吳子》者少之又少。究其原因，《孫子》是一本較完整的書，其思想也能夠成體系，而今日所傳留的《吳子》僅有六篇，又是一本談話記錄，或許其思想的完整性、系統性較為不足，詞藻亦不如《孫子》優美華麗，因此較無法引起大眾之研究動機。

儘管如此，古人一向都是「孫吳」並稱，當大家都在推崇《孫子》之際，我們也

1 《武經七書》包括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吳子兵法》、《六韜》、《司馬法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李衛公問對》，此七本兵書集中了我國古代軍事著作的精華。



不應冷落了《吳子》。尤其《吳子》六篇當中仍有若干值得重視的治國方略、戰爭觀念、軍隊治理、為將之道及戰略思想等，不僅有其特殊意義，而且部分思想也足以與《孫子》相比較，甚至更有超越的趨勢。²基於此，本文先對吳起本人及《吳子》一書作概要性的介紹，接續探討《吳子》在政治、軍事等方面之重要思想，尤其在相關部分兼與《孫子》做比較，藉以凸顯《吳子》之特色與價值，並從中獲得啟示。另外，亦期能藉此研究喚起國軍幹部對於傳統兵學的重視與研究風氣，並將研究成果運用於平時建軍備戰及個人的立身處世上，進而有益於國防建設與防衛作戰。

吳起與《吳子兵法》

春秋戰國時期諸侯間交相征伐，戰爭頻繁，也因此產生了許多的「兵家」、「兵書」，在不同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社會、文化及時空因素下，這些兵家所著的兵書反映出不同的軍事思想，深深影響著後世的軍事理論、戰爭實踐及軍隊治理，吳起所著之《吳子》就是著名的其中之一。

一、吳起其人

關於吳起的生平，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中有詳細的紀載，其他如《韓非子》、《魏繆子》等古籍亦有散記。吳起所處的戰國時期有七個較強的諸侯國，分別為秦、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，合稱為「戰國七

雄」，其他小國尚有宋、衛、東周、魯、滕、鄒、費等(戰國初期的形勢如圖一)。吳起(西元前440年—前381年)是衛國左氏(今山東省荷澤市)人，此時七雄爭立，而所在的衛國較弱，是列強爭奪的對象。他為了伸展抱負，從衛國至魯國，受業於孔子名徒曾參(曾子)門下，學習儒術，並於魯國為將，曾大敗強敵齊國；後來因不受魯君信任，遂離開魯國，前往魏國，此時魏國的君王為魏文侯，力圖改革，求賢若渴，遂使吳起有一展所長的機會，尤其他曾率兵攻打秦國一舉拿下五城，戰果輝煌；文侯死後，繼續輔佐其子武侯，在「陰晉之役」以五萬魏軍打敗五十萬秦軍，聲名大噪。但也因此遭讒嫉，懼而投奔楚國，被用為令尹(相當於宰相)，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，史稱「吳起變法」。吳起在楚國實行變法，使楚國能「南平百越，北並陳蔡，卻三晉，西伐秦」，國威大振，日益強盛。但也因變法打擊了楚國貴族大臣的既得利益，遭到貴族大臣們的激烈反對，最終遭射殺而死。

從總體來看，吳起具強國安邦的軍政才能，通曉兵家、法家、儒家三家思想，集軍事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於一身，這是吳起與歷代許多的軍事家不同的一個顯著特點。在軍事上，他歷仕魯、魏、楚三國期間均極有戰功，是名文武雙全的將領，也是戰國時期領戰最多的一位，共領軍74場戰役，並創下了「64勝10平」的不敗戰績。³在政治上，

2 鈕先鍾，孫子三論(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7年)，頁199。

3 見《吳子兵法》之〈圖國篇〉。



圖一 戰國初期各國形勢

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slideshare.net/cks128/ss-6501363>

吳起也是一名出色的改革家，他能使自己所任職的國家國力強盛，也能夠抵禦外敵。因此，吳起在歷史上有不少正面評價，如《尉繚子·制談》稱讚吳起：「有提七萬之眾，而天下莫當者誰？曰：吳起也。」班固於《漢書·刑法志》稱讚吳起：「當時吳有孫武，齊有孫臏，魏有吳起，秦有商鞅，皆擒敵立勝，垂著篇籍。」《韓非子·問田》說：「楚不用吳起而削亂」。在負面評價方面，曹操於《舉賢勿拘品行令》中說：「吳起貪將，殺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歸。」吳起貪戀功名，為取得成功不擇手段，尤其殺妻求將、為子不孝等人格缺陷為他增加了人生汙點，也成為後人詬病的對象。⁴

二、《吳子》其書

4 王兆春，古代兵書(北京：藍天出版社，2008年)，頁67-68。

5 周文順，河洛文化(北京：五洲傳播事業，1998年)，頁8。

6 羅吉甫，商戰吳子·吳起的管理智慧(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，1994年)，頁8。

7 鈕先鍾，中國戰略思想史(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，1992年)，頁185。

戰國時期的戰爭較之春秋時期有了明顯改變，如戰爭規模擴大、多兵種配合作戰、戰術戰法多樣及武器裝備有長足的進步等，這些戰爭的特點，也成為《吳子》成書的軍事背景。⁵在篇章方面，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史志目錄-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記載，《吳子》有四十八篇，但它在流傳過程中，內容多有亡佚。今僅存圖國、料敵、治兵、論將、應變、勵士六篇，區分上下兩卷，約五千字，各篇大多以問答體裁編成。雖然《吳子》僅保存六篇，但吳起在書中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政治、軍事思想，尤其關於戰爭觀、治軍理論的闡述，不無獨到、深刻之處，不能等閒視之。⁶因此，此書於北宋時期入選《武經七書》之一，可見其地位重要、價值顯著，下面就書中六篇要旨說明如下：

(一)〈圖國篇〉：「圖國」即「謀國」、「經國」，指籌劃治理國家，用現代術語來說，即為國家戰略(政策)。⁷本篇是全書的精華，大體是論述治國、治軍、興兵作戰、親民用賢等國家大計。

(二)〈料敵篇〉：本篇主要講述如何正確分析、判斷敵情，也就是《孫子》中的「知彼」，經由「知彼」確定因敵制勝的策略。吳起從中歸納出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」的作戰原則。

(三)〈治兵篇〉：此處之「治兵」指軍



隊建設。本篇主要論述如何治理軍隊，吳起強調戰爭的勝負不是取決於軍隊人數的多少，而是取決於對軍隊是否法令嚴明、賞罰必信。

(四)〈論將篇〉：本篇主要論述作為一名優秀的將領應具備的素質與要求。吳起認為將領要有「總文武，兼剛柔」的素質，在作戰中要體現「五慎」、「四機」，尤其真正的良將是「得之國強，去之國亡」。

(五)〈應變篇〉：此篇在結構上為魏武侯與吳起間的問答形式，闡述了軍隊在各種情況下靈活應變之術和作戰方法，特別是在遭遇強敵、敵眾我寡、敵人拒險堅守等不利的狀況下。

(六)〈勵士篇〉：本篇主要強調獎勵有功將士以激勵士氣的重要性，尤其要崇禮有功激無功，進而使全軍將士爭相建功。吳起特別強調要鼓舞那些原來無功的人，也能自發勵志，奮勇殺敵立功。

綜觀《吳子》六篇，涉及國家治理、軍隊建設、為將之道、戰爭理論、戰略情報及用兵作戰等，其內容相當豐富，不僅反映了戰國時期戰爭的一般規律，亦對《孫子》做了繼承與發展，其價值不容低估。為利於研究，本文將《吳子》之重要內涵區分「經國治軍思想」、「戰爭觀」、「軍隊建設思想」及「用兵思想」四部分，分述於下列章

節中。⁸

經國治軍思想

由於吳起曾在魯、魏、楚三個國家任要職，出將入相，精通多家思想，在政治、軍事上的視野極其開闊，有卓越之政、軍才能。關於吳起經國治軍之方略多出現於《吳子》的首篇-〈圖國篇〉，主要有「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」、「先和而造大事」、「簡募良材」等。

一、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

〈圖國篇〉說：「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廢武，以滅其國。有扈氏之君，恃眾好勇，以喪其社稷。明主鑒茲，必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。」吳起在此提出「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」的圖國方略，說明了「無文不足以治國，無武不足以安邦」，並強調唯有「文德」、「武備」兩者並重不偏廢，國家才會興盛。⁹所謂「文德」就是「道、義、禮、仁」，這四項美德關係國家興衰，「修之則興，廢之則衰」；所謂「武備」，就是軍事力量，用以保護國家和人民。《吳子》提倡「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」的國家治理方針，將政治與軍事結合起來，充分反映了戰國時期諸侯列國重視修明政治，擴充軍事實力，以求在兼併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歷史趨勢。¹⁰

8 本文在翻譯引用的版本上，《吳子兵法》係以傅紹傑著，吳子今註今譯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)與陳寧著，吳起兵法破解(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10年)為主；《孫子兵法》則以盛瑞裕著，孫子十家注詮譯本(臺北：建宏出版社，1998年)為主。

9 嚴錯，吳起兵書(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1996年)，頁9。

10 黃樸民，「兵家亞聖，制勝金鍵《吳子兵法》略議」，紹興文理學院學報，第5期(2009年5月)，頁56-61。

另外，吳起認為治軍與治國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處，尤其「道、義、禮、仁」這四德不僅可用於國家治理，亦可用於治理軍隊。他說：「凡制國治軍，必教之以禮，勵之以義，使有恥也。夫人有恥，在大足以戰，在小足以守矣。」大凡治理國家、管理軍隊，都必須用禮來教育人們，用義來勉勵人們，讓他們有羞恥之心。當人們有了羞恥之心，力量強大時就能出戰，力量弱小時也能戍守。由此觀之，吳起體悟出唯有以禮義道德為支柱，國家、軍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，因此他在論述治國或治軍時，多襲用「道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仁」等儒家學說的重要範疇，開啟了後世「兵儒合流」的先河。¹¹

二、先和而造大事

在經國治軍方面，吳起除了提出「文德」、「武備」的兩個重大方向外，也重視國家、軍隊團結和諧的重要性。他於〈圖國篇〉說：「不和於國，不可以出軍；不和於軍，不可以出陳(通「陣」)；不和於陳，不可以講戰，不和於戰，不可以決勝。是有道之主，將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」此處的「和」指和諧、協調、團結，整段大意为：英明的君主準備發動人民去參戰的時候，內部必須先齊心團結，如果國家內部不和諧，就不可以出兵；軍隊內部不和諧，就不可以上戰場；戰場上不和諧，就不可以作

戰；作戰不協調，就不能取得勝利。吳起在此列舉了國家四種不同階層的「不和」情況，「不和」就不能興師作戰，以此反證

「和」的重要性。¹²尤其舉兵作戰是國家大事，吳起認為「先和」乃制勝的先決條件，只有國家意志統一，軍隊內部團結，臨陣指揮一致，作戰行動協調，形成國和、軍和、陣和、戰和之「四和」態勢，才能對外用兵，也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。

但如何才能實現「四和」？吳起認為人民是立國的根本、和諧的基礎，他於〈圖國篇〉提出：「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」，即從教化百姓，親和萬民著手。「教化」在於用禮義教育人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；「親民」在於以民為本，關心黎民疾苦。惟有「民安其田宅」(安居樂業)，才能使之「親其有司」(親敬官吏)，達到「安集吏民」(吏盡其責，民安其業，各守本分，集而不散，上下一致精誠團結)。¹³因此，「教百姓親萬民」是增強國內團結和諧、凝聚人民向心力最有效、最根本的途徑。

三、簡募良材

《後漢書·李王鄧來列傳》說：「理國以得賢為本」；明朝政治家顧憲成認為：「政事本於人才，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」；¹⁴清朝曾國藩也曾說：「中興以人才為本」。要治理好一個國家，有「人才」、「賢才」的輔助乃居關鍵地位。對

11 黃樸民，「五經七書」，中國紀檢監察報，2017年10月9日，版8。

12 楊斐，「吳起先和而造大事思想」，濱州學院學報，第26卷，第5期(2010年10月)，頁120。

13 傅紹傑，吳子今註今譯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)，頁185。

14 史少博，「顧憲成官德思想對當今社會的有益啟迪」，人民論壇，第14期(2017年5月)，頁144。



此，在〈圖國篇〉中，魏武侯問吳起「固國之道」，他提出了「簡募良材，以備不虞」策略，即選拔與招募有才能的人，以防備突然發生的事變。為了取信於武侯，緊接著吳起以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三者為例，強調他們的稱霸、得天下，都與重視「簡募良材」有關。至於要如何選拔有才能的人，並能人盡其才，吳起說：「強國之君，必料其民。民有膽勇氣力者，聚為一卒。樂以進戰效力，以顯其忠勇者，聚為一卒。能逾高超遠，輕足善走者，聚為一卒。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，聚為一卒。棄城去守，欲除其醜者，聚為一卒。」吳起認為首先要做好「料人」(人力調查)的工作，並根據民眾的膽識、體力、技能等條件的不同，給予合理的分工與編組，讓他們成為軍隊中的精銳部隊(練銳)，即使人數不多，亦可完成各項重大任務。

除了要選拔有才德的人外，吳起亦說：「使賢者居上，不肖者處下」。他強調要打破世襲制度，不分親疏，重用有才德的人，把他們推舉到高位，擔任要職，並將才德較劣的人居於下位，如此才能有利於治國安邦。

戰爭觀

「戰爭觀」指對戰爭問題的態度與基本看法，包括對戰爭根源、戰爭本質、戰爭目的及對戰爭相關因素的認知。¹⁵吳起的戰爭觀

表現在對「戰爭起因與性質」的認識、「備戰與速勝」及強調「戰後修功」的重要性。

一、戰爭的起因與性質

我國古代兵家似乎從未有人注意到戰爭起因和性質的問題，就連《孫子》中亦無相關具體論述，吳起應是第一人。他於〈圖國篇〉說：「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爭名，二曰爭利，三曰積惡，四曰內亂，五曰因饑。」吳起認為戰爭的起因有五種：爭名、爭利、積仇、內亂、饑荒，由戰爭的這五種起因出發，緊接著他又對戰爭提出分類(如表一所示)。由表一可看出，吳起初步地將戰爭區分為「正義」與「非正義」性質兩種類型，所謂的「義兵」屬正義性質，其他四種：強兵、剛兵、暴兵、逆兵，則屬於非正義性質。¹⁶另外，針對這五種不同性質的戰爭，吳起亦提出各自的應對之道，即「義必以禮服，強必以謙服，剛必以辭服，暴必以詐服，逆必以權服。」對義兵必須用禮法折服它，對強兵必須用謙讓悅服它，對剛兵必須用言辭說服它，對暴兵必須用計謀制服它，對逆兵必須用威力壓服它。¹⁷

表一 吳起對戰爭的分類

種類	定義	內涵
義兵	禁暴救亂	消除暴政，平定內亂的叫義兵
強兵	恃眾以伐	仗恃兵多，征伐別國的叫強兵
剛兵	因怒興師	因怒興兵的叫剛兵
暴兵	棄禮貪利	破壞禮義，貪圖利益的叫暴兵
逆兵	國亂人疲，舉事動眾	國家混亂，人民疲憊仍要興師動眾的叫逆兵

資料來源 作者綜整

15 國防部印頒，國軍軍語辭典(臺北：國防部，2004年)，頁2-1。

16 陳寧，吳起兵法破解(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10年)，頁25。

吳起這段簡明的「戰爭論」，若以今日的觀點來看，這種對於戰爭起因和性質所做的分析不免過於簡略，但在戰國初期，《吳子》不是只有談怎麼打贏戰爭，且能注意到戰爭因「爭利」等原因而引起，也是難能可貴的。至少他區分了「正義」和「非正義」的戰爭性質，並為「義兵」確立了一條根本的行為指導原則-「舉順天人」(〈圖國篇〉)，即要順乎天理，合乎民意，這在古典兵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對於戰爭起因與性質的闡述，也許可以說吳起是我國古代的克勞塞維茨(Carl Von Clausewitz)，因為他的見解頗有《戰爭論》(On War)的意味。¹⁸

二、備戰與速勝

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，《吳子》與《孫子》的觀點有其相一致之處，他們均主張「備戰」。《孫子》於〈九變篇〉強調：「故用兵之法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」其大意为不要抱著敵人不會來的僥倖心理，而要依靠我方有充分準備，嚴陣以待；而《吳子》在〈料敵篇〉則提及：「安國家之道，先戒為寶。」吳起鑑於魏國處在秦等六國戰略包圍的不利態勢下，要使國家能享有長治久安的方法，以時時備戰、不疏忽懈怠最為重要。由此觀之，戰國時期大國併吞小國，諸侯們稱霸爭雄，導致戰爭連年不斷，兵家

們從無數亡國絕世的慘痛教訓中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國防戰備的重要性。

另外，在「速勝」思想方面，《孫子》於〈作戰篇〉提出了「兵貴勝，不貴久」。吳起繼承了此一思想，他於〈圖國篇〉說：「戰勝易，守勝難」，其大意为：要取得戰爭的勝利比較容易，但要鞏固勝利的成果不再失去，則不僅需要軍事手段還需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各種手段，相對來說是較困難的。¹⁹為何？他認為，「天下戰國，五勝者禍，四勝者弊，三勝者霸，二勝者王，一勝者帝，是以數勝者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眾。」吳起反對過度用兵，他力求盡可能減少戰爭的次數，須藉迅速奪取決定性的勝利，來實現稱王圖霸目的。²⁰因為頻繁地發動戰爭，即使每戰皆勝，也必將耗費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進而使國家貧弱，軍隊、人民疲憊不堪，甚至會因此遭別國趁虛而入，進而導致亡國。

三、戰後「修功」

戰爭指導有其全程性，戰前的準備固然重要，戰後的民事、重建等工作更不容忽視，《吳子》與《孫子》對此亦有相同主張。《孫子》於〈火攻篇〉中提及：「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，凶，命曰費留。」其主要含義是指在對敵完成「戰勝攻取」任務後，必須做好爭取民心、鞏固和擴大戰果，

17 李天道，由吳子兵法看當機立斷的智慧(新北市：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，2010年)，頁35。

18 鈕先鍾，中國戰略思想史(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，1992年)，頁184。

19 傅紹傑，吳子今註今譯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)，頁30。

20 陳相炎，五經七書與當代戰爭戰略(北京：國防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)，頁224。



使之迅速走上正常軌道，才不致半途而廢。²¹對於戰後如何做好爭取民心工作，吳起則有更具體的闡述，他於〈應變篇〉說：「凡攻敵圍城之道，城邑既破，各人其宮，禦其祿秩，收其器物。軍之所至，無刊其木、發其屋、取其粟、殺其六畜、燔其積聚，示民無殘心。其有請降，許而安之。」此段落吳起論述了攻破敵軍城池後所應採取的「修功」策略，他說：敵人的城鎮既被攻破，要分別佔領敵人宮室，控制和管理原來的官吏，收繳那裡的器材、物資；軍隊所到之處，不要砍伐百姓的樹木、拆毀百姓的房屋、奪取百姓的糧食、宰殺百姓的牲畜、焚燒百姓積存的財物，以此表明對百姓並無殘害殺戮的意思；如果有人請求投降，應同意其要求並安撫他們。

戰勝攻取是必要的，但只限於兩軍決鬥之際，對於敵國百姓的生命財產，則須採哀矜與保護態度，如此可爭取民心向我，形塑正義之師。其中吳起的「示民無殘心」，不僅留露出保民、愛民思想，更凸顯其「仁本」的戰爭觀。

軍隊建設思想

戰國時期戰爭型態發生重大改變，尤其戰爭規模不斷擴大，所需參戰兵力眾多，一般百姓也因此被捲入戰端，紛紛加入作戰行列，造成軍隊成員素質不一。吳起是個精兵主義者，在其書中就一再強調軍隊成員素質

的重要性。²²至於如何提高軍隊素質，他特別重視軍隊建設，尤其是在選擇良將、軍隊治理、教育訓練、嚴格紀律及激勵士氣等方面，這些論述主要出現在〈治兵篇〉、〈論將篇〉、〈勵士篇〉三個篇章。

一、建立良將標準

「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」。歷代兵書對於如何為將為帥的討論不曾止歇，並都能各自提出自己的將帥標準。《孫子》在〈始計篇〉提出為將者須具備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「五德」，而《吳子》則以專篇方式論及良將應有的素質與才能。〈論將篇〉說：「夫總文武者，軍之將也。兼剛柔者，兵之事也。」吳起認為文武兼備的，才是軍隊的將領；能剛柔並用的人，才可以統兵作戰。

表二 「五慎」的定義與內涵

五	慎	定	義	內	涵
理	(善理)	治眾如治寡		善於治理軍隊	
備	(防備)	出門如見敵		要有高度警覺心	
果	(果敢)	臨敵不懷生		臨敵作戰不考慮個人生死	
戒	(戒驕)	雖克如始戰		時時戒慎恐懼	
約	(簡約)	法令省而不煩		法令簡明而不繁瑣	

資料來源：作者綜整

表三 「四機」的定義與內涵

四	機	定	義	內	涵
氣	機	三軍之眾，百萬之師，張設輕重，在於一人。		掌握士氣的重要性	
地	機	路狹道險，名山大塞，十夫所守，千夫不過。		利用地形的重要性	
事	機	善行間諜，輕兵往來，分散其眾，使其君臣相怨，上下相咎。		運用謀略的重要性	
力	機	車堅管轄，舟利櫓楫，土習戰陳，馬閑馳逐。		增強戰鬥力的重要性	

資料來源：作者綜整

21 于汝波，「論《孫子兵法》的戰後修功思想及其實現途徑」，軍事歷史研究，第1期(2005年1月)，頁25。

22 鈕先鍾，孫子三論(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7年)，頁201。

在「總文武，兼剛柔」思想指導下，他強調將領僅具「勇」是不足夠的，還要做到「五慎」、掌握「四機」(四個關鍵)，兩者分述於表二、表三。從表中可以看出，吳起認為將領應具有「治眾如治寡」的管理才能；「出門如見敵」的警覺心；「雖克如始戰」的謹慎態度；「法令省而不煩」的治軍作風。除此之外，還必須具有掌握士氣、利用地形、運用謀略及增強戰鬥力的能力。²³除「五慎」、「四機」外，吳起對「良將」還要有更高的標準：「其威、德、仁、勇，必足以率下安眾，怖敵決疑。施令而下不敢犯，所在而寇不敢敵。」良將必須有「威、德、仁、勇」四方面的修養，這樣才能統率下屬、穩定軍心、威懾敵軍、解決疑難。

二、兵不在多而在「治」

〈治兵篇〉中魏武侯連問吳起：「兵何以為勝？」「不在眾寡？」他回答：「以治為勝」、「若法令不明，賞罰不信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進，雖有百萬，何益於用？」吳起認為軍隊要打勝仗不在數量多寡，而是要「以治為勝」(治理好軍隊就能打勝仗)，其關鍵在法令嚴明、賞罰有信、聽從指揮。他也在同篇中指出所謂「治理好」的軍隊主要表現在：「居則有禮，動則有威，進不可擋，退不可追，前卻有節，左右應麾，雖絕成陳，雖散成行。與之安，與之危，其眾可合而不可離，可用而不可疲，投之所往，天

下莫當，名曰父子之兵。」即軍隊有紀律、有威勢，進攻時敵人無法抵擋，撤退時敵人無法追及，進退有節，即使軍隊被隔離或衝散，仍能保持陣形與行列。將士們能同安樂、共患難，甚至長官部屬間達到「父子之兵」的境地，誰也不能阻擋。²⁴此與孫子的「合之以文，齊之以武」的治軍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除此之外，吳起認為「任其上令」(使軍隊能勝任其上級付予的使命)，亦是軍隊「治理好」的基礎。但要做到「任其上令」，首先要滿足「無犯進止之節，無失飲食之適，無絕人馬之力」這三件事，即不要打亂前進和停止的節奏；不要耽誤適時供給飲食；不要耗盡人馬的體力。

三、訓練為先

在我國所有兵書中，《吳子》雖非最上乘之經典(至少次於《孫子》)，但吳起能征善戰、百戰不殆的才能，卻少有兵法家能與之匹敵，這要歸功於他在帶兵、練兵上有超人的智慧和手段。²⁵吳起相當重視軍隊的訓練，他於〈治兵篇〉指出：「夫人當常死其所不能，敗其所不便。故用兵之法：教戒為先。一人學戰，教成十人；十人學戰，教成百人；百人學戰，教成千人；千人學戰，教成萬人；萬人學戰，教成三軍。」其大意为：士卒在戰鬥中往往死於沒有技能，敗於不熟悉戰法，所以用兵的方法，首先是訓練。一人學會戰鬥本領，就可以教會十人；

23 劉振中，「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領心理品質」，心理學動態，第1期(1998年1月)，頁43。

24 王曉衛，兵家史話(臺北：國家出版社，2004年)，頁27。

25 陳福成，中國四大兵法家新詮(臺北：時英出版社，2006年)，頁150。



十人學會，就可以教會百人；百人學會，可以教會千人；千人學會，就可以教會萬人；萬人學會，就可以教會全軍。吳起在此主張透過嚴格的軍事訓練，由少數人擴及多數人，使全軍士卒們都能掌握各種作戰本領，以提高軍隊整體戰鬥力。

在具體的訓練方法上，吳起提出「教戰之令」，即在軍隊訓練上應因人而異，須根據士卒不同的特點，進行與其相適應的訓練方法。如依士卒的高矮(短者、長者)、體質(強者、弱者)、性格(勇者)、智力(智力)等特點，給予編隊訓練，讓他們能發揮所長，並運用鼓聲、旗幟來訓練他們行動一致。²⁶除了人的訓練外，吳起也相當重視「馬匹」的訓練與運用，他強調要充分了解馴馬之道，並做到「人馬相親」，才能「橫行天下」(天下無敵)。

四、嚴格戰場紀律

嚴格的戰場紀律是作戰勝利的重要保證。〈應變篇〉首段魏武侯就與吳起論及我軍戰力強、將士勇，但為什麼突然和敵人相遇，就「亂而失行」(隊伍混亂得不成行列)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？吳起認為此與紀律要求不嚴與指揮管制不當有關，他說：「凡戰之法，晝以旌旗幡麾為節，夜以金鼓笳笛為節。麾左而左，麾右而右。鼓之則進，金之則止。一吹而行，再吹而聚。不從令者誅。」吳起強調一般作戰的原則，必須旗幟、號令嚴明，作為大家進止的準則，並

且節制要有度，如有不從者，就要誅殺不縱。這樣，三軍就會畏服軍威，士卒就會聽從命令。只有嚴格執行戰場紀律，才能避免「亂而失行」，進而能「戰無強敵，攻無堅陣」，即一切行動聽從指揮，就沒有打不敗的強敵，沒有攻不破的堅陣。²⁷

另外，吳起重視戰場紀律的相關論述亦出現在其它篇章，如〈治兵篇〉就提及「進有重賞，退有重刑」、「若法令不明，賞罰不信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進，雖有百萬，何益於用？」〈論將篇〉亦強調用來指揮軍隊的軍鼓金鐸聲音不可不清楚、旌旗麾幟顏色不可不鮮明、禁令刑罰不可不嚴格，如果這三者不確立，國力雖強，也會敗於敵的；能夠實踐這三者，軍隊就可貫徹將領的指揮，拼命效死，即做到「將之所麾，莫不從移，將之所指，莫不前死。」

五、獎勵有功，激勵無功

將士是軍隊的主體，也是戰力的要素之一，如果沒有將士們的奮勇殺敵，是無法取得戰爭勝利的，而要在戰場上充分發揮奮勇殺敵的精神，平時的訓練與士氣的鼓舞是重要環節。在〈勵士篇〉中魏武侯就問吳起：「嚴刑明賞」就足以打勝仗了嗎？吳起強調賞罰嚴明不是唯一手段，還應依靠激勵、勉勵、鼓勵等作為，藉此激起將士們的「三樂」-「樂聞」、「樂戰」、「樂死」：「樂聞」係發號施令，將士們樂於聽從；「樂戰」乃出兵打仗，將士們樂於參戰；「樂

26 陳寧，吳起兵法破解(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10年)，頁111。

27 吳明賢，兵書戰策現代版-卷一(臺北：鴻毅圖書，2002年)，頁400。

死」指衝鋒陷陣，將士們樂於效死。²⁸人人有「樂聞」、「樂戰」、「樂死」之心，就能達到「一人投命，足懼千夫」(一人決心拼命，足以使千人畏懼)的作用。

至於要如何達到「三樂」目標，吳起提出：「君舉有功而進饗之，無功而勵之。」選拔有功人員，舉行盛大宴會款待他們，功勞越大，規格也越高，儀式越隆重，並推及家屬；對於未立戰功的將士，也讓他們來參加，給予鼓勵。畢竟在軍隊中有功者為少數，無功者居多數，吳起主張既要獎勵少數有功的將士，又必須激勵多數無功的將士，如此才能提升軍隊整體的士氣。只有提升全軍將士們的士氣，人人奮勇作戰，才能形成強大的戰鬥力。

另外，吳起為了激勵將士們在戰場上的士氣，他也在書中多處提及將士們如何看待「生」與「死」的問題。例如，他於〈治兵篇〉中說：「凡兵戰之場，立屍之地，必死則生，幸生則死。」在戰場上抱著必死決心而奮戰，反倒有可能闖出生路；而抱有貪生怕死的僥倖心理，卻往往會招致滅亡；〈論將篇〉說：「師出之日，有死之榮，無生之辱。」自出征那一天起，將士們應下定決心，寧可光榮戰死，絕不忍辱偷生。

用兵思想

吳起除了治軍嚴明外，亦善於用兵作戰，尤其他成功地指揮過多次戰役，累積了

相當豐富的作戰經驗。因此，他的用兵思想有繼承前人的精華，也有個人獨到見解，主要表現在「知彼知己」、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」、「因形用權」、「善用地形」等。

一、知彼知己

「知彼知己」是戰略決策與作戰行動之基礎，吳起繼承了孫子「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」的思想。在「知彼」方面，吳起於〈料敵篇〉中強調瞭解、分析敵情的重要意義，他在本篇中向魏武侯綜合分析了秦、楚、趙、齊、燕、韓這六個諸侯國的地形、政治、軍事和民情等基本特點。例如，在陣勢方面，他說齊國陣勢龐大但不堅固(陳重而不堅)；秦國陣勢分散但能各自為戰(陳散而自鬥)；楚國陣勢嚴整但不能持久(陳整而不久)；燕國陣勢長於防守但不善於機動(陳守而不走)，韓、趙兩國陣勢整齊但不實用於作戰(陳治而不用)。²⁹由此觀之，吳起對各國的情況瞭若指掌，他亦針對各國的戰略態勢及特、弱點，分別提出不同的攻略對策與作戰指導方針。例如，為了應對齊國陣勢的「重而不堅」，吳起應對的方法是：「必三分之，獵其左右，脅而從之，其陳可壞。」打擊齊軍的方法，必須把我軍區分為三部，各以一部側擊其左右兩翼，另以一部乘勢從正面進攻，它的陣勢就可以攻破了。

在「知己」方面，同篇中亦指出：「然則一軍之中，必有虎賁之士，力輕扛鼎，足輕戎馬，搴旗斬將，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，

28 陳策，吳子兵法(臺北：武陵出版社，1992年)，頁180。

29 嚴鐸，吳起兵書(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2008年)，頁61。



選而別之，愛而貴之，是謂軍命…能審料此，可以擊倍。」吳起認為要能清楚瞭解魏軍中的「虎賁之士」、「能者」等特殊人才，將他們發掘出來，並特別地給予愛護、器重、厚待，使他們成為軍隊的「軍命」(軍隊中的精華)，就可以打敗成倍的敵人了。

二、審敵虛實而趨其危

除了從政治、軍事等國家戰略層面觀察敵國外，在實際作戰層面上，吳起強調要在「審敵虛實」後再採取作戰行動。他於〈料敵篇〉中歸納了不用占卜而「擊之勿疑」(確定可以與敵交戰)的8種情況、不用占卜而「避之勿疑」(避免與敵軍交戰)的6種情況、及「急擊勿疑」(把握戰機及時出擊)的13種狀況。其中吳起所列舉「避之勿疑」的情況，他歸納出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」的用兵思想，即看準可以勝敵時便迅速向敵發起攻擊，知道難以勝敵就要主動退避，此與孫子「合於利則動，不合於利則止」(〈火攻篇〉)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另外，吳起所列舉「擊之勿疑」與「急擊勿疑」的21種狀況，他歸納出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」的用兵思想，這些狀況都是指敵人處在困境或不利的時候。³⁰吳起強調在察明敵人虛實後，就應立即攻擊其致命弱點或要害之處，此時往往可收「以一擊十」、「以半擊倍」之效。對於敵人的不利態勢，若不

能當機立斷，果敢地下達決心及採取行動，恐會貽誤戰機，給軍隊帶來禍害、災難，因此吳起於〈治兵篇〉提出警語：「用兵之害，猶豫最大；三軍之災，生於狐疑。」

至於如何審敵虛實？吳起提供了兩個主要途徑：一是使用間諜，讓其深入敵後搜集各種情報，掌握敵人的戰略動向和作戰方案，即所謂「急行間諜，以觀其慮」(〈應變篇〉)；二是在戰場上對敵實施佯攻，爾後又假裝敗退，引誘敵人前來追擊，從敵人追擊的情況來觀察判斷其虛實，然後決定應敵之策，即所謂「令賤而勇者，將輕銳以嘗之，務於北，無務於得，觀敵之來」(〈論將篇〉)。³¹

三、因形用權

〈論將篇〉說：「凡戰之要，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，因形用權，則不勞而功舉。」指揮作戰最重要的原則，首先必須探知敵方將領是誰，充分瞭解他的才能、品德等情況，³²並根據戰爭中情況的變化，採取相應的作戰方法，就能不費多大力氣而取得成功。吳起的「因形用權」是根據不同的敵情(含敵將)、地形、時機及敵我雙方兵力對比等條件，審時度勢，採取不同的勝敵策略，是種因敵制勝、因地制宜、因情制變的用兵思想，如此才能收事半功倍的作戰效益。例如，在〈論將篇〉中說：敵將愚昧而輕信於

30 陳寧，吳起兵法破解(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10年)，頁75。

31 嚴鐸，吳起兵書(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1996年)，頁265。

32 吳起在〈論將篇〉中將敵將區分「智將」與「愚將」兩類。他認為敵將為智將則勿與戰；假使敵將為愚將，雖握有數量優勢，還是能將其擊敗。

人(愚而信)，可用欺騙的手段來引誘他；敵將貪利而不顧名譽(貪而忽名)，可用財物收買他；輕率變更計畫而無深謀遠慮的(輕變無謀)，可以疲困他；進退猶豫不決，部隊無所適從的(進退多疑)，可以用震撼的威勢嚇跑它。〈論將篇〉中亦針對處於不同地勢的敵人提出因應之道：如敵人處於低窪潮濕的地方，水道不通，大雨連綿，可以灌水淹沒它；敵軍處於荒蕪的沼澤地，草木叢生，常有狂風，可用火攻消滅它；敵軍久住一地而不移動，官兵懈怠，戒備疏忽，就可以偷襲它。

吳起亦於〈應變篇〉中列舉了不同的戰場狀況：如突然遭遇敵人；敵眾我寡；敵人人數眾多、有良好訓練、糧食充足、且憑藉良好的地形；敵人接近，迫我交戰，我想擺脫它但沒有去路，軍心很恐懼；在深谷、高山、河川遭遇敵軍等。對此，吳起也逐一提出了具體的應對戰法，體現了他的「因形用權」策略。

四、善用地形

《孫子》〈地形篇〉說：「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」，演繹為「地形乃第四兵種」之說，便可知地形在兵學上之重要性。³³吳起也相當重視對地形的認知與利用，他曾說：「凡行師越境必申地形，審知主客之向背。地形若不悉知，往必敗矣。故軍有所至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，使軍士伺其伏兵。將必自行視地之勢，因而圖之，知其險易也。」(出自北宋《太平預覽·兵部·據要》)。他

強調用兵作戰，將領必須親自考察地形險易，是否對己有利。另外，在本書的〈應變篇〉中魏武侯問：「如果敵眾我寡，應如何應對？」吳起說：「避之於易，邀之於阨。故曰：以一擊十，莫善於阨；以十擊百，莫善於險；以千擊萬，莫善於阻。」其大意为：在平坦開闊地形上避免和敵人作戰，而要在險要狹窄地形上截擊它，若要以一擊十，最好是利用狹窄隘路(阨)；以十擊百，最好是利用陡峭的險峻地形(險)；以千擊萬，最好是利用天然的險阻地形(阻)。吳起認為巧妙地利用複雜險要之地形，就能以少數兵力，擊敗眾多的敵人。因此，他提出了「用眾者務易，用少者務隘」的精闢論述，不僅呼應前文，也再次強調無論擁有兵力多寡，都一定要善用有利地形進行作戰，藉此趨利避害。

另外，在〈應變篇〉中吳起提及「谷戰」、「水戰」、「車戰」等相關作戰要領，他強調在這些不同環境作戰亦須積極利用地形條件，掌握「地機」，始可達出奇制勝、以少勝多目標。

啟示一代結語

《吳子》繼承與發展了《孫子》的軍事思想，反映出戰國時期的戰爭規律與特點，受到後世兵家的重視。目前英國、日本、法國、俄國等都有此書的譯本，足見其影響深遠。《吳子》之重要思想表現在經國治軍、戰爭觀、軍隊建設及用兵等四個層面：在經

33 曾祥穎，「亞太地緣戰略發展對我之影響」，陸軍學術雙月刊，第53卷，第552期(2017年4月)，頁5。

國治軍方面，吳起首先提出「文德」與「武備」為國家治理的兩大支柱，而在此基礎上要重視人才的選拔與運用，並要求國家、軍隊各階層必須團結和諧，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；在戰爭觀方面，主要表現在對戰爭起因與性質的認識，及強調備戰、速勝、戰後修功的重要性；在軍隊建設方面，包括選擇良將、軍隊治理、教育訓練、嚴格紀律及激勵士氣等問題，均有深入的闡述。在用兵思想方面，吳起極力主張須在「知彼知己」、「審敵虛實」的前提下，從事戰爭活動，並打擊敵人虛弱處。

吳起繼承前人、發展前人，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軍事思想，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啟發作用。從研究《吳子》中，作者也獲得以下三點體認，提供參考：

一、「人和」是一切組織生存、發展的基礎

吳起在《吳子》中列舉了國家四種「不和」情況，有了「不和」就不能出兵作戰。在我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，「和」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，從人際、家國到全人類莫不以和為貴，其中特別重視「人和」。³⁴如《管子·形勢解》說：「上下不和，雖安必危」；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；《荀子·王霸》：「上不失天時，下不失地利，中得人和，而百事不廢」；《左傳·桓公十一年》：「師克在和不在眾」。「人和」是個人及一切組織生存、發展的基礎，尤其國軍是由各種大小組

織組合而成，內部的團結、和諧攸關組織的氛圍、效率及向心力。領導者除了致力於各項任務的達成外，亦應體察「人和」的重要性，將「人和」納入領導管理的重要一環，營造和諧愉悅的工作環境，讓人人願意為組織貢獻一己之力，朝共同目標邁進。

二、「因敵制變」是勝敵關鍵

《吳子》之「因敵制變」思想散見於各篇章中：〈料敵篇〉中吳起分析六國政治、軍事、地理等概況，並據此提出相應戰法。他亦依敵人的優劣狀況區分「擊之」、「避之」、「急擊」等手段；〈論將篇〉中針對不同特質之敵人將領，採取不同克制之道，並提出「因形用權」之權變思想；〈應變篇〉中吳起針對戰場上敵我、地形等不同狀況，採取靈活機宜的戰術作為以因應。「因敵制變」要根據敵情之虛實變化，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，決定制勝對策。目前我國國防之最大威脅來自於中國大陸，尤其大陸近年來致力於軍隊改革，無論是組織編裝、指揮管理、人員訓練、武器裝備、作戰思想等均有重大改變。這些改變與各項軍事能力的提升，已增加其犯台的信心與籌碼，犯台模式亦可能趨向正規與非正規、線性與非線性、對稱與不對稱等作戰方式的多元組合，對我防衛作戰將更加嚴峻。對此，國軍應「因敵制變」，針對敵情變化，推陳出新，創新思維，發展出相對應的戰略構想與行動方案，因敵制勝。

34 郭建寧，「中國「和」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」，2008年9月8日，<http://theory.people.com.cn/GB/49157/49165/7866246.html>。

三、追求以質勝量的「精兵主義」

精兵主義的建軍在求以質勝量，要以戰力「質」的精，壓倒敵人「量」的多，其內涵有四：人員素質的優越、武器裝備的精良、組織制度之健全及軍紀之嚴肅。³⁵吳起是個精兵主義者，他強調「兵不在寡眾，以治為勝」，其中「治」就是軍隊的建設、治理，包括選將任將、品德教育、訓練士卒、組織編組、賞罰嚴明、提振士氣、嚴格紀律等，並輔以車、馬、兵器等武器裝備的運用。吳起的精兵思想相當豐富完備，強調以提高人員素質為中心，經他治理出來的「魏武卒」，在當時都是有名的常勝軍，並多能以寡擊眾，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鑑價值。

「兵貴於精，不貴於多」，精兵是作戰勝利成功的保證。考量世界潮流、敵情變化及國內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之限制等因素，精

兵之路是國軍必走的路。對此，吾人可借鑑《吳子》之精兵思維，結合時代脈動，以軍人素質為精兵的核心，武器裝備為精兵的基礎，軍事組織為精兵的結構，軍事思想為精兵的根源，教育訓練為精兵的途徑，心理因素為精兵的動力，軍紀法令為精兵的命脈。³⁶另外，也必須在創新的建軍思維、優質的領導統御、愉悅的工作環境、正向的軍中文化及社會大眾的支持等配套下，朝「量少、質精、戰力強」的目標邁進，讓敵人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作者簡介

謝游麟先生，陸軍官校75年班、戰爭學院94年班，國防大學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曾任營長、群指揮官、主任教官、副院長。現任於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。



EC-225超級美洲獅直升機(照片提供：葉秀斌)

35 國防部印頒，國軍軍事思想(臺北：國防部，2001年)，頁3-9至3-10。

36 鄧定秩，「析論《孫子兵法》知之思想與啟示」，中華戰略學刊，冬季刊(2016年12月)，頁138-140。